



讲述人 朱高宏 青草腐店店主

朱高宏 岁月熬煮青草香

在市井烟火的更迭里,总有一些老味道穿越岁月时光,牢牢地扎根在人们记忆深处。在市区干鸿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,春蓬青草腐的招牌并不显眼,却总有人循着那股清苦回甘的草本香慕名而来。而店主朱高宏与青草腐的故事要从他10岁说起。

从街边小摊到街巷小店

古法青草腐是我家祖传的手艺,到我这已经是第三代。我爷爷就靠着这门手艺撑起了整个家的生计,靠着一碗碗青草腐,换来了一家人的柴米油盐。

10岁那年,我正式和青草腐打上了交道,不仅帮衬着家人做青草腐,还当上了卖货郎。因为年纪小,挑不动沉甸甸的担子,所以都是由家里人把做好的青草腐挑到西津桥头,我负责在摊位上吆喝售卖,家里人则赶回田里干农活。

在青草腐的陪伴下,我慢慢长大,人生一步步往前走,这门青草腐手艺却始终没有放下。后来我进入企业上班,有了稳定的工作,青草腐生意便自然而然落到了我老伴周春莲身上,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,20多岁嫁到我们家就开始学做青草腐了。最开始,她在解放桥头摆摊,早上7点出摊,一直卖到晚上11点,收摊回家还要连夜制作第二天的青草腐,一天只睡几个小时。

后来,我们在体育馆附近安家,

考虑到体育馆的人流量大,一到晚上就有很多人去那散步,我们就把摊子搬到了体育馆附近的樟树下。傍晚时分,街坊邻居吃完晚饭,常常搬着椅子坐在樟树下乘凉聊天,所以小摊旁总是欢声笑语不断。后来城市管理越来越规范,不让路边摆摊了,我就把自家一楼改成小店,用老伴的名字命名,取名为“春蓬青草腐”。我退休后,也开始重新接手青草腐生意,我们夫妻俩守着这家小店,继续做着大家熟悉的味道。

如今,我还是会在店门口摆上几张椅子,留给过往的顾客,也留给街坊邻居,大家累了就能坐下歇一歇,聊几句家常,喝一杯清爽的青草腐,就像回到了当年樟树下的热闹时光。

古法熬煮的老味道

做了50多年青草腐,我始终认为味道好不好,原料是关键。我们做青草腐用的是福建的仙草,都是我亲自跑去福建市场挑选,每次一采购就是一大车。上好的仙草,才能熬制出最纯正的草本香,一大锅青草腐,要放足五斤仙草,半点都不能偷工减料。

制作流程更是半点马虎不得,洗草、熬草、过滤、点浆、冷却、熬煮、装盆,一步都不能少。早些年我们用柴火灶熬草,要分两次熬,整整好几个小时,人必须守在灶台边,这几年换成煤气灶,方便了不少。现在天气还没真正热起来,我和老伴一天只做一锅青草腐,一锅有100多斤,等到了盛夏,一天得做两三锅,清晨五点就要起床忙活。而且为了不影响青草腐的口感和成型,做青草腐的时候我们不能开空调,也不

能吹电风扇,一锅做下来满身是汗。

这些年,我们的青草腐生意越来越好,很多老顾客自发帮我们在网上宣传,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。不少返乡的永康人,临走时都会来我们这儿买上一些,还有很多外地人来永康或者永康周边玩,专门赶过来尝一尝。甚至远在北京的食客,都会打电话过来问我能不能邮寄。

人这一辈子,不能总被生活推着走,也要享受当下。闲暇的时候我最爱去爬山,钻进山里呼吸新鲜空气。我和老伴有个约定,一年去一个地方旅游,每次出去就是半个月,放下手里的活,看看外面的风景。当然,只要我还做得动,就会一直把古法青草腐做下去,守住这份永康老味道。

记者旁白:一杯冰凉的青草腐,淋上薄荷水,撒上白糖粉和芝麻粉,入口是薄荷的清爽、仙草的醇厚,甜而不腻、清凉解暑。这杯小小的青草腐,藏着汗水、温情,装着三代人的坚守,装着永康人的童年回忆与夏日记忆。

口述/朱高宏 整理/融媒记者 张曼欣



讲述人 金深豪 剪纸传承人

金深豪 剪出万千世界

从1985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毕业,到上海、苏州等地担任资深设计师,从央视《开讲啦》的青年代表,到返乡拜师成为金华剪纸第六代传承人。金深豪,这位1994年出生的永康青年,用一把剪刀、一张红纸,剪出了一条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独特路径。他的作品里,有机械传动的锦鲤,有会嘶鸣的骏马,更有他对非遗传承的深刻思考。

从设计精英到剪纸传人

我本科学的是艺术设计,毕业后在上海、苏州做了七八年的展厅和平面设计。那时候每天面对电脑,画图纸、做方案,虽然收入不错,但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其实剪纸是我从小延续下来的爱好,只是从未想过把它当成事业。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,是遇到我的师父——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詹东明。说起来很有缘分,去年6月我们第一次见面,他竟告诉我,早在十年前的一次剪纸比赛上,他就记住了我的名字。师父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亲和、内敛,有大师风范。他无条件支持我在博物馆里做现代剪纸装置,他说他守住传统技艺的高度,我作为年轻一辈,就往前冲,

尽量做新的尝试,把剪纸的生命力重新焕发起来。我跟师父差了整整36岁,三个生肖年。能有这样跨越时代的师徒对话,我深感荣幸。

我决定返乡创业,把自己学了十几年的美术设计和小时候就会的剪纸结合起来。很多人觉得非遗就是老东西,应该原封不动地保存。但我不这么看。过去剪纸的使用场景太单一了,无非是春节、红白喜事。我想让它走进年轻人的学习、生活和工作中。所以我开发了纸雕灯、书签、折叠纸灯、国潮饰品、城市主题笔记本……这些文创产品既有剪纸的纹样,又有实用功能。客人看到会说:剪纸也可以这么漂亮,还可以不是纸的材质。

让剪纸在互动中“活”起来

我的创作不局限于平面。最近最得意的作品叫《好运加码》。那是一幅以繁体“馬”字为骨架的剪纸装置,我在每个笔画上加了吉祥纹样:大象代表“马上吉祥”,葫芦代表“马上福禄”。我还特意在“馬”字中间加了一横,寓意“层层加码、好运不断”。这幅作品在金华剪纸博物馆里做成了3米多高的互动装置,只要游客经过,装置就会发出马的嘶鸣声,邀请大家过来动动剪刀,剪出自己的祝福。这件作品获得了中国第14届工艺美术精品展银奖。

其实剪纸最有价值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,更是它的纹样。图必有意,意必吉祥。每一幅剪纸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这份向往,千百年来从未改变。但表达的形式不能还是几十年前那老一

套。我要做的,是结合现代人的审美和兴趣,用剪纸这个载体重新表达。比如跟商场品牌合作,把剪纸纹样授权用在包装上;比如调动乡村里闲置的劳动力,帮我把产品包装、组装做好,让他们也增加一份收入。

很多人说非遗濒临失传,面临生存问题。我觉得这不是非遗本身不好,而是它需要转化成当代语言。作为金华剪纸的传承人,我的规划是先从永康走出去,走向全国,下一步要与国际接轨。

我给自己总结了三个词:担当、专注、创新。师父把毕生心血交到我手上,这是一个沉甸甸的担子;做非遗必须沉下心来,把每一个细节做好;而创新,就是让这门手艺在今天的土壤里重新生根。

记者旁白:在永康闹市的一间小店铺里,金深豪向我们展示他的作品。店面不大,墙上挂满了纸雕灯、书签和两幅《好运加码》。他的语速不快,但每一句都透着坚定。从大城市的写字楼回到家乡的小店铺,他没有觉得降级,反而觉得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。他用设计思维解构传统,用科技手段激活非遗,让剪纸从墙上走下来,走进生活里。或许,这就是新一代传承人给出的答案:不是守着老手艺不放手,而是让它长出新模样。

口述/金深豪 整理/融媒记者 胡馨尹



剪纸作品

